

大荔县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一九八七年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陕西省大荔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前 言

《大荔县文史资料》第一辑和读者见面了。

历史是不能割断的。只有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，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和创造未来。我县自秦、汉、隋、唐以来，即为左辅重镇。控三河之会，当秦晋之冲，地杰人灵，史不绝书。特别是在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大变动时期，人才辈出。或为热血男儿，前赴后继；或为一代风流，久著名望。本刊按照存真、求实的原则，以历史当事人、见证人亲历、亲见、亲闻之实录，力求生动、具体地反映历史风云。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史资料，相信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、革命传统教育和道德情操教育，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将会有裨益。

通过史料的征集、出版工作，把那些对民族解放事业、对社会进步作过贡献的人物载入

史册，给予应有的历史评价和历史地位，这对他们的亲朋和战友也是很大的鼓舞和慰藉。从而可以进一步调动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性，扩大人民政协的联络面和团结面。因此，文史资料工作也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这一辑是个开头。今后，本会将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，陆续整理、印刷史料选辑。期望各界朋友，特别是文史爱好者和在大荔工作、战斗过的老同志，同我们密切合作，积极撰写各类史稿，不拘体裁，不拘长短。凡有历史价值的先辈遗作、照片，家谱、生平年鉴、书信手迹等，均在征集之列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编印文史资料又是一项新工作，谬误之处，在所难免，深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- 辛亥革命回忆录……………张奚若 (1)
- 尚镇圭先生事略……………尚者炎供稿 (43)
- 辛亥革命烈士严孝泉……………韩挺整理 (48)
- 抗日英雄王果亭轶闻
……………严佐民 张紫垣供稿 (58)
- 血战虎牢关……………马健民 党锡田整理 (63)
- 马吉甫生平……………韩挺整理 (68)
- 马吉甫寄赵寿山将军函……………穆本常供稿 (86)
- 大革命时期我县的农民运动
……………县党史办 (88)
- 劝民歌……………张重义遗作 (105)
- 原大、朝地区的几支武装力量
……………武炳文 马健民 (107)
- 沙苑子……………党锡田 (118)
- 岱祠楼 (封面照片) 简介…………… (127)

辛亥革命回忆录

张 翼 若



(一)

辛亥革命前，同盟会陕西支部长是井勿幕，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井勿幕是井岳秀（民国初年直到民国二十几年在榆林做陕北镇守使）的弟弟，幼时在家中读过不少旧书，光绪末年曾到日本留过学，在日本结识了不少从事革命运动的人物。宣统元年回国，宣统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他，当时他不过二十二、三岁。陕西人中运动革命出力最大的，一个是在上海办报的于右任，一个是他。他在陕西运动革命，活动的范围很广。他固然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讲“新学”，也能和中年的秀才举人们做诗谈旧学，而且因为他的哥哥从小习武艺（井岳秀是武秀才），他也在一起学过，对于所谓“十八般武艺”也都会耍，所以更能与江湖上的人结交。

陕西的江湖人物大抵有两种：一种是哥老会，当时在新军里颇有势力；还有一种是所谓“刀客”。“刀客”是一种侠盗，崇尚侠义，劫富济贫。清朝末年，有一个大刀客头儿，叫王振乾，外号王狮子，朝邑①人，是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刀客的领袖，在辛亥前就死了。他的党羽遍布各县，尤以陕西东部的十几县为多。井勿幕是同州蒲城县人，与他们很容易发生关系。那时有名的刀客头儿，一个是严孝泉（朝邑人），一个是严纪鹏，外号叫白翎子（渭南人），后来均在革命军中出过力。严孝泉阵亡于辛亥攻打醴泉②之役。刀客和土匪当然是不同的。杨虎城是刀客出身，后来有人说他原是土匪，实是错的。那时的哥老会人物和刀客们，看见井勿幕这样一个张子房式的白面书生，居然也会各种武艺，而且有时比他们还好，所以对他很钦佩，情愿听从他的意见。

辛亥四月间，我从上海回到西安才两个月左右，正在养病；井勿幕在北山（陕西人称同

①朝邑，原为一个县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撤销建制，辖地划归大荔。

②醴泉，县名，一九六四年九月因“醴”字生僻，改为礼泉。

官以北为北山)养马,预备养好了将来革命时编马队的。同盟会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当时的陕西谘议局议长郭希仁,此时也不在西安。我住在藩台衙门(后来的民政厅)里土地祠中养病,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同盟会会员李仲三来找我,惊惊慌慌地说有一件大事要找我出主意。我问他什么事,他说哥老会的人决定就要起义了,怎么办?李仲三是潼关厅(现在潼关县)的秀才,外貌粗陋,面孔很黑,绰号叫做李逵,是遇事不易有主张的一个人。我想,我在此对一切都不熟悉,就问李仲三已经去找井勿幕没有?他说已经去找了,但不一定找得到,而哥老会想这两天就起义,找到也来不及了。我此时感觉责任非常重大,也无别人可以商量,沉思之后,乃告诉他:目前第一要劝哥老会暂勿举事,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准备,领袖又不在,起义之后也无法组织政府;我们的军火也不够,当地有新军,还有旗人的驻防,万一起义不成,我们就要被消灭,以后就再难有革命的机会了。我叫李仲三劝他们忍耐,我们对外省也没有联络,就是在陕西革命成功了,也太孤单,随时有被围歼的可能。第二,要赶快去找井勿

幕回来。

第二天，李仲三又来了，一进门很高兴地说：“伙计，你的办法真灵，他们听了。”这一次起义计划因此并没有发动。不久井勿幕回来，一方面对哥老会重新又说了一遍需要忍耐的话，一方面就加紧准备，派我到日本去买炸药和手枪。

(二)

我病还没有全好，可是必须就动身。买军火的钱，由井勿幕筹措。井勿幕父母已经不在，只有他和他哥哥两个人。他把家中好的字画挑出两箱，托我带出去卖了来买军火，我还记得其中有王石谷、郑板桥的画，刘石庵的字等珍品。当时大家为了革命，是不顾一切的。我又拿了井的介绍信，到汉口去找一个陕西泾阳的财主柏筱渔（柏在汉口有大生意），预备找他捐钱。柏筱渔原是我在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时的老同学，不过在此以前没有革命的关系罢了。这又可见井勿幕运动革命范围之广。

我坐了八九天的骡车到洛阳，换火车到郑州，再转车到汉口，找到柏筱渔拿到一些钱

（我记得数目不大）后，就乘船到了上海。

井勿幕叫我到上海所找的人里面，有刘亚休。刘是四川人，同盟会会员，同井在日本认识的。我和他本来也相识，他为我介绍了到日本后的四川同乡，并谈到过运军火的计划。

又到民立报馆找宋遁初（教仁）因为陕西哥老会如一定要首先发难，则陕西就要设立革命政府，可是陕西那时候没有法政人材，所以要和宋商量派一个法政方面的人到陕西去。当时有两个人可能去，一个是吕天民（志伊），云南人，一个是居觉生（正）。

因为宋的关系，认识了谭石屏（人凤），湖南人，哥老会的大头儿。那时常常开会，地点也没有一定，有时在北四川路谭家开，参加的人有淡宅暘（四川人）、吕天民、宋遁初等。结论是吕天民不能离开上海，东南方面需要他，居觉生可以去。

陈英士（其美）也是这时认得的。那时候陈英士当然是官方注意的人物，我和他初次是在堂子里见面的。浙江路清和坊的怡情别墅的姑娘是他最喜欢的。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。姑娘当然避开了，

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，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花酒，也是陈英士请的。可是那个时候最熟的还是宋遁初。

不久我就去日本买军火，刘亚休介绍的四川人，就是任叔永（鸿隽），后来又在他那里认识吴玉章。此外又认识一个怪人洪承点。洪是江苏北部人，喜欢讲究慷慨悲歌的英雄派头，爱喝酒。有一次聚会时，他已喝了五瓶啤酒，走来叫我喝。我说我一点也不会喝，他认为我不行，要我一杯茶对他一瓶酒地干杯。我觉到这还可以，欣然奉陪。不料他又喝了五瓶啤酒，还要再喝。我喝了五杯茶，已经胀得不能再喝了，只得认输，当然被他认为不够英雄了。他又喝了三瓶，前后共喝了十三瓶始罢。洪后来在二次革命时一度任革命军南京卫戍司令。

我把我来日本的目的告诉任叔永等之后，他们都说买手枪、炸药没有问题，就是运输回国困难，在上海检查时不易逃过。他们问我曾否注意上海近来检查偏重那方面，不注意那方面，因为这些情形是常常变化的，如能得知，就较易隐藏这些武器了，我在上海不知这些事

情，沒有注意，于是大家商定由我再去上海看一次情形，调查明白之后再回日本运武器。

从日本回上海之后，常常和陈英士商量运武器的事，来往比较多。陈住马霍路，答应帮我东西由上海运到内地。陈英士有一个听差，穿得很好，人很强壮，管包扎装运军火，我有一次看见他装运军火办法是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发（当时上海还没有汽车，沙发也极少见），将手枪塞在弹簧中间，然后将沙发仔细缝好，看起来天衣无缝，决不会知道其中有武器。运起来虽然分量不轻，好在沙发本身已很重，当时人也不大知道沙发到底该有多么重，所以更不会看出来。这个听差的姓名我记不起了，而他的相貌如今想来还历历如绘。后来我曾打听过的下落，也没有人知道。

我好象记得当时黄克强（兴）不在上海。有一次他从广州来信，大家在民立报馆传观，我见他的字写得很好。

（三）

正想回日本，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了。上海紧张起来，大家一天到晚在开会，都认为武

汉是四通八达的地方，可能遭到清军围攻，必须发动各地响应，以分散清廷兵力。大家推我赶快回陕西策动起义。当时汉口不能走，京汉路南段已经因运兵完全不通，所以我决定绕天津、北京、郑州到西安，虽然知道京汉路北段未必通客车，但是总希望这一段比南面一段好，能够通行。

我在光绪三十四年由陕西到上海时已经剪掉了辫子，这次又是在风声鹤唳中经过北京，当然相当危险，然而装了假辫子又容易看出来，所以还是没有装。北京我是初次去，所以请人写了信介绍给当时《民意报》的赵铁桥（同盟会员）。我带了两箱子没有卖出去的字画，匆匆地在八月二十二日离上海北上。

我记得到北京的那一天已经将近晚间八点，因为没有辫子，在前门车站就被仔细检查了一番。我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，从晚间八点钟到第二天早晨八点钟，我一共被检查了八次。检查者包括内城外城各种军警机关。还有一次是一个斯斯文文、戴眼镜的便衣密探，询问我许多话之后，居然还要我的字画看。幸而这个密探不大高明，否则那时我一点

也不懂字画，恐怕就要露马脚了。

第二天上午到民意报馆去找赵铁桥，没有见着，回旅馆后，下午就有人来问我今天到民意报馆是去找谁的。我于是明白出入有人盯着了，只得随机应付，说是间接辗转找别人的，总算支吾过去。后来看到赵铁桥，也是约在窑子里见面的。在旅馆中住了两星期，忽然铁路通了，我就离北京南下，经过郑州到洛阳。

(四)

这次从北京到西安，一路所见全是革命时期的变乱现象。当时由北京同回陕西的人约有四五十个，有的是由日本归国的，有的是在北京读书的。从北京坐敞车（本来是运马的，这次的确有马与我们为伴）走了两天到郑州，从郑州换车到洛阳以西的一个小站铁门。当时陇海路还只修到这里，向西就要换骡车。铁门在平日总有骡车来兜问是否到西省（当地人习惯称西安为西省）去的，这时因为“天下大乱了”，没有人肯出门，雇不到骡车了，我们四十多个人就搁浅在铁门。后来我总算雇到了一辆骡车。平常从洛阳到西安车资只要十来两银

子，这次却要二十多两，比平时贵了一倍多。平常雇车是先付两三成车资为车夫安家费，其余一部作为车夫路上各种用途，大约还有一半到西安再付清。这一次车夫却坚持先付全部，否则不肯走，无奈只得全部付给他。同伴们雇到了从陕西驮货到铁门来的四十来匹骡子（叫做驮骡），这些骡子是从陕西运货来，本来要回陕西去的。车子 and 驮骡一起出发，走了一天，到英豪镇歇夜。在店中，车夫忽然说不走了。问他原因，他说听到西面来的人说那边已经乱了，杀人并且杀牲口。我去打听时，才知这些消息是从陕西来的河南人说的（陕西东部比较富饶而豫西贫瘠，所以豫西的人有移居陕东的，也有每年农忙时到陕东去作工，秋收后再回河南的）。但是这些人只说陕西已经乱了，却讲不出所以然来。

我同车夫商量，在这一个小镇上是雇不到车的，能不能明天一天赶到陕州（陕州离英豪镇一百三十里，离潼关一百八十里），陕州是一个大地方，我可以在那里再雇别的车子西行。车夫起初不肯，后来再三商量，他才答应了。

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，天还没有亮，就趁月光出发了。走了二三里路，向西走的骡车突然又掉过头来，转向东方，飞快地跑回英豪去。我原在车中打盹，这时被颠醒了，问车夫什么事，车夫只说：“杀人啦，杀人啦。”我从车后望出去，果然看见西面一大堆人，有哭叫之声。回到英豪之后，我说这是抢劫，天亮后行人多，就不会再有，但车夫一定要说是杀人，再也不肯走了。我只得骑了同伴的驮骡队让出来的一匹驮骡，带了两箱很重的字画西行。

(五)

走了几天，经过陕州，到了距离潼关只十几里的地方，得知前面走不通了。问人时，说是袁世凯的第六师和陕西革命党在潼关打仗，这才确实知道陕西已革命了。西去不成，大家计划北行渡黄河，经山西入陕西。但这时因为天下已经乱了，各地都纷纷图自保，河南、山西虽都没有革命，可是山西已不准河南的人过河去，把黄河渡船都控制在北岸，我们找不到船只。

这时我忽然想起以前在宏道读书时有一个同学，住在潼关东十几里的小镇上；这小镇属潼关，所以他仍是陕西人，但因为到底是在潼关外了，我们常常笑他陕西人住在河南地方。这时正好去找他，居然找到了；他也答应设法找船只，居然也找到了，我们才能过河。

我们好几个船同时由河南向山西出发，将近北岸时看见岸上聚了一大堆人。船渐渐靠近岸时，岸上有一个人朝天放了一枪，以手作势，不许我们登岸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派一只船，上面只坐了两三人，上前去解释，告诉他们，我们是预备经过蒲州转往陕西去的，总算说好了。上岸时见一个老头子，提着一把手枪，方才放枪的就是他。我们这四五十人连驮骡和这些监视我们的民团，一起到芮城县去，预备由芮城去蒲州（现在的永济县）。

将到芮城时，看见芮城又在严阵以待了。城门楼上及城墙上挤满了人。靠近时有人大叫：“骑马的下来！”我们就从我们的“马”——驮骡上下来。他们又叫：“不准进城，到东关去！”我们乃到东关（东门外）的一个小店中。一会儿，城里来了一个人，说守城的武

官叫我们举几个代表去接头。我们一共举了四个人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跟着那人到了城门口，看见城门开了尺把宽的一条缝，只能容一个人走，城门里面，上面一把刺刀，下面一个枪口地排满了。我们问他们说：“这是做什么？到底要不要我们进去？我们四个人又不带武器，何必如此对待？我们这样走进去，若是刺伤了人怎么办？”经辩说后，他们总算把刺刀和枪都退后一步，让我们走进去。

守城的武官站在他的桌子后面，穿一件紫红袍子，右面的袍角提起来别在腰带里，右手提一把手枪。他凶狠狠地问我们的姓名，问我们从哪里来，干什么的。等到问明白了，他放下了袍角，把手枪丢在桌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弄了半天，什么革命党？原来是些念书人。”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被当作革命党看待了。回到东关客店，店里的掌柜的才告诉我说，方才传说我们这些革命党的“马队”来了，县官吓得溜之大吉。城上安好了“大将军”（一种土炮），里面已装好了火药、钉子铁片等等。一个年青的民团看见我们走近，已经点着了火香预备去引燃“大将军”，幸而被